

审计师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对审计调整的影响

周楷唐, 汤依依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运用我国独特的审计调整数据, 研究了审计师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审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后续被重述)对审计调整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 相较于未经历过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 经历过此类错误的审计师在后续的审计中进行审计调整的可能性更高。机制检验发现, 当审计师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时的审计客户重要性越高、客户流失越多、具有行业专长以及存在同行业知识迁移时, 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对审计调整影响越显著, 表明此类错误经历可以通过声誉效应与学习效应两个渠道影响审计调整。进一步研究发现, 经历过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比其他审计师进行更大的负向与正向审计调整幅度, 并且审计质量更高; 当审计师多次经历此类错误时, 其进行审计调整的可能性更大; 当客户对于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较弱时, 结论仍然成立。

[关键词] 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 审计调整; 审计师行为; 审计质量; 声誉效应; 学习效应

[中图分类号] F239.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25)01-0024-11

一、引言

2022 年 6 月 22 日财政部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 注册会计师是服务国家建设的一支重要专业力量, 人才是行业的第一资源, 应面向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行业的需求, 着眼于提升行业人才诚信道德水平和专业技能水平。同时, 注册会计师行业是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 高质量的审计工作依赖于具有特定专业知识的人力资本^[1]。因此, 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关注审计师的审计行为是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重要决定因素,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烙印理论^[2]表明, 过往的职业经历会对个人未来的行为造成影响。对于审计师来说, 个人的审计经历可能会对其未来审计过程中的决策与判断产生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审计师的审计失败经历将影响其未来的审计质量^[3-4], 但是已有文献将审计失败定义为客户进行财务重述或者受到监管问询、事务所受到监管处罚等^[5-6], 而较少关注审计失败时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面临着审计风险, 可能会发生第一类(Type I Error)与第二类审计错误(Type II Error)^①。统计数据发现, 在上市公司被发现实施财务舞弊的前一年, 审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比例达到 79.17%^[9], 23.4%的会计师事务所存在第一类与第二类审计错误^[10]。因此, 本文考察的审计师第二类重述错误(审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后续被重述)将客户财务重述与审计师的审计意见相结合, 更明确地将审计错误归因于审计师。并且, 审计师的第二类错误更可能受到被审计客户与投资者的关注, 使得审计师面临更大的客户流失与诉讼风险^[10-11], 为探究审计师审计行为的变化提供了理想的研究环境。

对于审计师而言, 第二类审计错误的经历将损害其声誉与客户满意度^[12], 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其对审计过程的影响。审计调整是审计师对公司财务报表所作的调整, 受到客户公司层面因素的影响较少^[13], 能够展现审计师对被审计公司财务情况的思考与判断^[14], 有助于打开审计过程这一“黑匣子”。因此, 本文利用我国独特的审计调整数据, 探究审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后续被要求重述的经历, 即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

[收稿日期] 2024-07-0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90214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932001)

[作者简介] 周楷唐(1990—), 男, 湖北罗田人,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事资本市场财务与会计、审计研究, E-mail: zhoukaitang@whu.edu.cn; 汤依依(2001—), 女,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从事审计研究。

①第一类审计错误为审计师面临抽样风险中的误拒风险, 指本来原假设为真但抽样结果使审计人员否定了原假设, 即审计人员拒绝接受本是正确的会计结论而产生的风险; 第二类审计错误为审计师面临抽样风险中的误受风险, 指原假设本来为不真实的但审计师经过抽样推断后却接受了该假设, 即审计人员接受本是错误的会计结论而导致的风险^[7-8]。

误经历对审计调整的影响。

本文基于我国特有的审计调整数据,以 2004—2018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审计师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审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后续被重述的经历)对审计调整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相较于未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经历过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在未来的审计过程中更有可能进行审计调整。机制检验发现,当审计师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时的审计客户重要性越高、客户流失越多、具有行业专长以及存在同行业知识迁移时,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对审计调整的影响越显著,表明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可以通过声誉效应与学习效应两个渠道影响审计调整。进一步研究发现,经历过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比其他审计师进行了更大的负向与正向审计调整幅度,并且审计质量更高;当审计师多次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时,其进行审计调整的可能性更大;当客户对于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较弱时,本文结论仍然成立。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PSM 匹配、安慰剂测试等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

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本文首次实证研究了审计师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对审计调整的影响,发现审计师的此类经历将促使其在未来审计过程中进行更多的审计调整,进而提高审计质量。现有文献对审计过程和审计师行为的深入分析相对较少,部分文献通过财务报表质量等指标来衡量审计师行为的变化,但这些指标往往受到客户公司基本面和财务系统的影响^[13,15-17],难以对审计过程和审计行为进行精确评估。本文通过审计调整数据,探究了审计师过往的审计错误经历对其未来审计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完善了分析审计师行为的逻辑链条,打开了审计过程这一“黑匣子”。(2)本文扩展了关于审计失败的文献。如果上市公司因财务舞弊导致财务报表出现重大错报,而审计师仍发表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则审计师应承担相应的审计责任^[18]。本文关注的第二类重述错误将客户财务重述与审计师的审计意见相结合^[10,12],与已有文献中定义的审计失败相比,第二类重述错误使审计师面临更显著的外部监管压力和声誉风险,审计师后续审计行为受到影响的可能性也更大。(3)本文在实践方面有助于推动审计监督的深入与财会监督的持续优化。通过加强监管力度,监管部门能够识别审计师可能忽视的财务报表问题,促使被审计公司对财务报表进行必要的重述,揭示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的潜在疏漏,规范审计师的审计行为,提升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识别和应对财务报表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与审计监督效能,优化财会监督的路径,从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一) 审计调整的相关文献回顾

审计调整是审计师基于专业判断对被审计客户的财务报表进行调整^[19],尽管审计师的思考是不可观测的,但审计调整能够部分暴露出审计师的职业思考^[14],成为度量审计师审计行为的指标。

第一,审计师对于会计信息的认识程度与处理方式将体现在审计调整中,审计调整能够展现审计师的审计怀疑,成为审计行为的度量指标。已有文献发现作为审计师基于未审计的财务报表信息而产生的判断与决策,审计调整是审计师发现财务报表错报、并要求客户纠正该错报的方式^[20]。在面对审计过程中的审计风险时,审计调整是审计师应对风险的直接措施^[21]。第二,审计调整能够避免受到客户公司层面因素的影响,更“干净”地对审计质量进行观测。审计质量与审计师的行为息息相关,而目前大多数研究对于审计质量的衡量与判断主要基于财务报表质量(盈余质量),但财务报表质量作为客户公司与审计师共同作用的结果,易受到客户公司基本面和财务系统的影响^[17],难以成为度量审计质量较好的指标。而审计调整能避免受到被审计公司基本面与财务报告的干扰,更“干净”地观测审计质量的变化^[13]。

(二) 审计师第二类审计错误的相关文献回顾

2022 年修订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01 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第十三条将“审计风险”定义为当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时,注册会计师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其中,审计师的第二类审计错误为审计师面临抽样风险中的误受风险,指原假设本来为不真实的但审计师经过抽样推断后却接受了该假设,即审计人员接受本是错误的会计结论而导致的风险^[7-8]。已有文献表明,审计师在识别财务舞弊中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可能会存在第二类审计错误^[12,22],例如 Carson 等研究发现,近 50% 的客户在未获得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情况下破产^[23]。Xu 和 Kalelkar 认为第二类审计错误可能更受健康客户的关注^[10]。

Beneish 和 Vorst 指出审计师的第二类错误使得审计师面临更大的客户流失与诉讼风险^[11]。

对于审计师而言,第二类审计错误将影响审计师的客户满意度和声誉,使得客户对审计师产生不良的刻板印象,进而审计师将遭受客户流失、审计费用降低等经济与声誉上的损失,并对审计师的业绩造成长期影响。对于审计师的现有客户而言,第二类审计错误可能使其认为审计师能力水平低下进而解雇该审计师^[10]。对于审计师的潜在客户而言,审计师的第二类审计错误经历可能会降低客户公司投资者对审计意见的信心,从而对客户公司产生低估^[12],为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潜在客户在未来将避免聘用经历过第二类审计错误的审计师。本文将第二类审计错误细化到客户重述与审计师审计意见相结合层面,关注第二类重述错误给审计师带来的影响。

(三) 审计师过往经历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相关文献回顾

烙印理论^[2]指出,个人的职业经历对其未来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对于审计师而言,他们过去的审计经历可能会塑造其后续的审计结果。然而,已有文献对于审计师的过往审计经历如何影响其未来审计质量的观点并不一致。一方面,有研究支持积极影响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审计师的审计经验能够对其未来的审计质量产生正面效应:一是审计过程中的相互学习已被证实是常态^[24],审计师能够从以往的审计经历中积累宝贵的知识和经验^[25],这些积累有助于他们在未来的审计工作中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26];二是审计师的审计怀疑能力也可能因过往经验而得到增强^[27],这进而可能提升他们后续的审计质量和审计效率^[10,20]。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一些研究者认为,审计师的个人审计经历并不必然提升其未来的审计质量。这部分研究发现,审计师在执业过程中可能会形成固定的行为模式和决策风格^[28],在面对类似情境时,他们可能会重复以往的决策路径,而不是基于新的审计经历进行调整。因此,这些研究认为审计师的审计经历并不直接推动审计质量的提升^[29]。

(四) 简要评述

已有文献更注重分析审计师的审计经历对于审计师未来审计结果的影响,而较少直接对审计师经历审计错误后审计行为的变化进行深入分析,使得审计师的审计行为处于“黑匣子”之中。一方面,尽管审计过程的不透明性使得审计师行为难以被观察到,但审计师的过往经历实际上是通过塑造其未来的审计行为进而对审计结果产生影响,且审计行为能够展现审计师的思考与决策,是审计研究中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7,30]。另一方面,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给审计师带来较大的经济与声誉损失,审计师规范其审计行为的动机与压力较大,从而为探究审计师行为的变化提供了理想的研究环境。因此,本文利用我国特有的审计调整数据来衡量审计师的行为,以避免研究结果受到被审计客户基本面等因素的干扰,进而探究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对其审计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打开审计过程这一“黑匣子”。

三、研究假设的提出

本文认为,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可能会从声誉效应和学习效应两个渠道影响审计调整。

从声誉效应来说,经历过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出于维护自身声誉以及避免再次被处罚的动机,在其未来审计过程中进行审计调整的可能性更大。第一,对于审计师而言,良好的声誉能为他们吸引更多的客户、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和获得更高的审计费用,审计师一旦发生低质量审计,就会导致较大的声誉受损后果^[31-32],例如被客户解雇以及难以被新客户聘任等^[5,10,33]。与第一类审计错误相比,第二类审计错误将使审计师面临更大的诉讼风险与更严格的监管^[12,27]。第二,审计师保护声誉的动机会影响其审计行为^[30,32]。为了避免声誉受损带来的不利影响,审计师有动机保护声誉以吸引和保留审计客户^[34],而当审计师个人声誉受损时,其提升审计质量的动机和压力更强^[4]。因此本文认为,亲身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将会进一步强化审计师对声誉受损后果的认知,审计师基于维护自身声誉、避免再次被处罚的动机,在未来的审计过程中将更加谨慎,进行审计调整的可能性更大。

从学习效应来说,审计师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将推动审计师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在未来的审计中审计师将有更大的审计怀疑与风险预估,进行审计调整的可能性更大。Aghion 等人提出的学习理论认为,单个决策者最佳的学习方式是通过实验,个人可以通过亲身经历来进行学习从而提升个人能力^[35]。对于审计师而言,审计师的独特位置使得审计师能够从客户处获得经验知识。审计师作为中介,在“监管者-审计师-客户”网络中的

中心地位使得审计师能够近距离接触监管机构与客户,并从两方获取新的知识^[25]。审计师的知识资本主要来自大量的工作经历,在过往的审计中审计师通过获取与客户相关的特定知识、接受监管部门的事后审核等方式来积累审计经验。同时,审计师的经验显著影响其未来的会计估计、审计怀疑与风险预期^[20,27],提升审计师识别不合理会计估计的可能性^[36]。审计师在过往经历中获得的知识与经验将被运用于后续的审计过程中,提高审计测试程序的有效性以及审计效率^[26],有利于实现更彻底、更高效的外部审计。因此本文认为,第二类重述错误是监管部门对于审计师审计行为的事后规范,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审计师积累专业知识与审计经验,让审计师更加明确审计行为准则,并运用于未来的审计过程中,从而进行更可靠、更准确地审计调整。

综上所述,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可能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审计调整:一方面通过声誉效应,当审计师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后,将遭受如审计客户流失等较大的声誉损失后果,在未来的审计过程中其出于保护声誉的动机将更有可能进行审计调整;另一方面通过学习效应,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使得审计师能够总结自身审计行为中存在的问题,积累专业知识与审计经验,纠正不当的审计行为,从而在后续的审计中审计师能够提高审计怀疑,更可能发现财务报表中的错报并进行审计调整。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

H: 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会提高其未来审计中进行审计调整的可能性。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审计调整数据的区间为 2004—2018 年,本文选取了 2004—2018 年全部 A 股上市公司 34133 个观测值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并对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 2678 个 ST、金融业的样本;(2)剔除 6680 个审计调整数据缺失的样本;(3)剔除 1692

个审计师层面关键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4)剔除 443 个客户层面关键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经过上述筛选,最终本文得到 22640 个公司-年度样本,表 1 报告了样本选取的过程。为了控制极端值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对全部连续型变量进行了 1% 和 99% 的缩尾处理。本文的审计调整数据来自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CICPA),公司财务数据与审计师个人信息数据来自 CSMAR 与 CNRDS 数据库。

(二) 实证回归模型

为验证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ADJUST_{it} = \alpha_0 + \alpha_1 treat_i \times post_t + \beta Controls_{it} + Fixed\ Effec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因变量 $ADJUST$ 表示审计调整,参考 Lennox 等^[13],如果审计师当年对公司利润进行了审计调整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自变量 $treat_i \times post_t$ 为 $treat$ 与 $post$ 的交互项; $treat$ 是判断审计师是否经历过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被宣布重述,即是否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的虚拟变量; $post$ 是判断审计时间是否在该审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被宣布重述之后的虚拟变量^①。

参考已有研究^[13,15,20],本文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盈利能力(ROE)、公司成长性($GROW$)、财务杠杆(LEV)、现金流量($CASH$)、是否亏损虚拟变量($LOSS$)、经营活动现金流量($INCA$)、产权性质虚拟变量(SOE)、董事会独立性(IN_DIR)、会计师事务所虚拟变量($BIG10$)、是否更换会计师事务所虚拟变量($AUDCH$)、会计师事务所任期($TENURE$)、审计师学历($DEGREE$)、审计师性别($MALE$)、审计师专业($MAJOR$)。本文在回归中控制了年度固定效应、审计师固定效应与行业固定效应。变量的具体定义详见表 2。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3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ADJUST$ 的平均值为 0.619,表明有 61.9% 的样本中审计师进行

^①例如,审计师 A 在 2005 年给客户的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审计意见,但是该年的财务报表在 2006 年宣布重述,则审计师 A 被认为是经历过第二类重述错误($treat = 1$)的样本;并且对于审计师 A 而言,2006 年他才意识到 2005 年的审计行为存在错误,所以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将影响其 2006 年之后的行为,因此,2006 年及以前 $post = 0$,2006 年之后 $post = 1$ 。

表 2 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因变量	<i>ADJUST</i>	审计调整	如果审计师当年对公司利润进行了审计调整则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自变量	<i>treat</i>	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	审计师是否经历过第二类重述错误的虚拟变量, 即审计师是否经历过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后续被重述, 是则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i>post</i>	审计时间	审计时间是否在该审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被宣布重述之后的虚拟变量, 是则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控制变量	<i>SIZE</i>	公司规模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i>ROE</i>	盈利能力	净利润/所有者权益平均余额
	<i>GROW</i>	公司成长性	营业收入增长率
	<i>LEV</i>	财务杠杆	负债总额/总资产
	<i>CASH</i>	现金流量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总资产
	<i>LOSS</i>	是否亏损虚拟变量	净利润为正数则取值为 0, 否则取值为 1
	<i>INCA</i>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营业总收入
	<i>SOE</i>	产权性质	如为国有控股则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i>IN_DIR</i>	董事会独立性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i>BIG10</i>	会计师事务所虚拟变量	如为国内十大审计则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i>AUDCH</i>	是否更换会计师事务所虚拟变量	被审计公司是否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是则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i>TENURE</i>	审计任期	审计师连续审计年份
	<i>DEGREE</i>	审计师学历	如审计师最高学位是学士及以上则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i>MALE</i>	审计师性别	如审计师为男性则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i>MAJOR</i>	审计师专业	如审计师所学专业是会计、审计等相关专业时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了审计调整, 与 Lennox 等^[13] 研究结果基本一致。*treat* 的平均值为 0.740, 表示 74.0% 的样本中审计师给客户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后续被重述, 与黄世忠等^[9] 的研究结果类似。主要的控制变量方面, *SOE* 的平均值为 0.469, 表明 46.9% 的样本为国有企业; *BIG10* 的平均值为 0.424, 表明 42.4% 的客户由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特征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15-16]。

从审计师层面看, 本文的研究样本共涉及 5652 名审计师, 其中有 3219 名 (56.95%) 审计师经历过第二类重述错误, 我们将样本根据审计师是否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进行分组, 并对审计师特征进行单变量均值差异检验, 结果如表 4 所示, 可见是否经历过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在审计任期与性别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审计任期较长且男性更多。

(二) 基本回归结果

表 5 报告了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对审计调整影响的回归结果, 其中第 (1) 列为没有加入控制变量时的回归结果, 第 (2) 列在第 (1) 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控制变量。第 (1) 列和第 (2) 列中 *treat* × *post* 的系数分别为 0.171、0.155,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经济意义上表明经历过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比未经历过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在后续的审计过程中进行审计调整的可能性高 15.5%。表 5 的结果表明, 经历过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比未经历过的审计师在其后续的审计过程中进行审计调整的可能性更高, 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控制变量方面, *SIZE*、*GROW*、*CASH*、*SOE* 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规模较大、成长性越高、现金流更充足的客户和国有企业进行审计调整的可能性更小。*TENURE* 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 3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i>ADJUST</i>	22640	0.619	0.486	1.000	0.000	1.000
<i>treat</i>	22640	0.740	0.439	1.000	0.000	1.000
<i>post</i>	22640	0.270	0.444	0.000	0.000	1.000
<i>SIZE</i>	22640	21.885	1.295	21.719	19.308	26.315
<i>ROE</i>	22640	0.059	0.153	0.071	-0.988	0.358
<i>GROW</i>	22640	0.207	0.497	0.127	-0.607	3.558
<i>LEV</i>	22640	0.447	0.210	0.447	0.049	0.927
<i>CASH</i>	22640	0.187	0.140	0.146	0.008	0.695
<i>LOSS</i>	22640	0.087	0.282	0.000	0.000	1.000
<i>INCA</i>	22640	0.080	0.223	0.075	-1.256	0.865
<i>SOE</i>	22640	0.469	0.499	0.000	0.000	1.000
<i>IN_DIR</i>	22640	0.369	0.053	0.333	0.273	0.571
<i>BIG10</i>	22640	0.424	0.494	0.000	0.000	1.000
<i>AUDCH</i>	22640	0.130	0.336	0.000	0.000	1.000
<i>TENURE</i>	22640	6.738	4.802	6.000	0.000	33.000
<i>DEGREE</i>	22640	0.856	0.351	1.000	0.000	1.000
<i>MALE</i>	22640	0.649	0.477	1.000	0.000	1.000
<i>MAJOR</i>	22640	0.487	0.500	0.000	0.000	1.000

表 4 是否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的个人特征均值差异检验

Variables	<i>treat</i> = 0		<i>treat</i> = 1		MeanDiff
	Obs.	Mean	Obs.	Mean	
<i>TENURE</i>	2433	5.637	3219	6.010	-0.373 ***
<i>DEGREE</i>	2433	0.884	3219	0.875	0.008
<i>MALE</i>	2433	0.597	3219	0.632	-0.035 ***
<i>MAJOR</i>	2433	0.439	3219	0.445	-0.006

表明连续审计年份越长的审计师越有可能对客户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调整。控制变量的结果与已有文献基本一致^[13,20]。

(三) 机制检验

上文在研究假设中提出,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通过声誉效应和学习效应影响审计师未来的审计调整。接下来,我们将检验这两种作用机制是否成立。

1. 声誉效应

从声誉效应来说,审计师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将面临较大的声誉处罚后果,从而进一步强化审计师对于声誉受损后果的认知,因此本文预期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可以通过声誉效应影响未来审计过程中审计师进行的审计调整。

本文利用审计客户重要性和审计客户的流失情况来分析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是否可以通过声誉效应来影响审计师未来的审计调整。从审计客户重要性的角度来看,客户的重要性越高,对审计师声誉的影响越大,且审计师对大客户的盈余管理行为起到抑制作用的可能性越大^[32]。因此本文预期当客户重要性更高时,经历过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在其未来的审计过程中进行审计调整的可能性更大。从审计客户流失的角度来看,低质量审计的经历会使得审计师的声誉受损^[31-32],使得审计师被现有客户解雇的可能性加大^[5,30],且审计师后续吸引新客户的能力也随之下落。当亲身经历审计客户的流失后,审计师保护声誉的动机会更加强烈。因此本文预期,当审计师经历审计客户的流失时,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对其未来审计调整的影响更大。

实证设计上,本文将 $treat = 1$ 的样本分别根据审计客户的重要性与审计客户的流失情况进行分组回归。其中,审计客户的重要性采用将样本根据客户公司总资产的年度中位数分为高重要性客户和低重要性客户两组,进行分组回归;审计客户的流失情况采用将样本根据审计师年度审计客户数量与前一年相比是否下降分为审计客户未流失组和审计客户流失组,进行分组回归。表6的第(1)列和第(2)列为根据客户重要性分组的回归结果,第(3)列和第(4)列为根据审计客户流失情况分组的回归结果。第(2)列

和第(4)列 $treat \times post$ 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284 与 0.206,在 1% 水平上显著,并且第(2)列 $treat \times post$ 的估计系数显著高于第(1)列,第(4)列 $treat \times post$ 的估计系数显著高于第(3)列。表6的结果表明,审计师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时的客户重要性更高、客户流失更多,审计师未来进行审计调整的可能性更高。由此可见,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将进一步强化审计师对于声誉受损后果的认知,从而通过声誉效应来提高审计师进行审计调整的可能性,符合本文的预期。

2. 学习效应

从学习效应来看,第二类重述错误作为监管部门对审计师行为的事后规范,将推动审计师知识与经验的积累,从而显著影响审计师未来的审计怀疑与会计估计,使其在未来审计中进行审计调整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本文预期,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可以通过学习效应来影响未来审计过程中审计师进行的审计调整。

本文通过审计师的行业专长和同行业的知识迁移来检验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是否可以通过学习效应来影响审计师未来的审计调整。具体而言,从行业专长的角度来看,具备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展现更高的专业胜任能力和更精准的职业判断力^[30,37]。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后,这些审计师能够迅速识别并纠正自身审计过程中的

表5 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对审计调整的影响

VARIABLES	(1) ADJUST	(2) ADJUST
$treat \times post$	0.171 *** (4.30)	0.155 *** (4.18)
SIZE		-0.067 *** (-3.97)
ROE		-0.007 (-0.05)
GROW		-0.081 ** (-2.45)
LEV		-0.244 ** (-2.39)
CASH		-0.805 *** (-6.06)
LOSS		-0.044 (-0.59)
INCA		0.069 (0.90)
SOE		-0.307 *** (-7.99)
IN_DIR		0.356 (1.16)
BIG10		-0.852 * (-1.89)
AUDCH		0.003 (0.06)
TENURE		0.029 *** (7.58)
DEGREE		0.022 (0.48)
MALE		-0.035 (-1.04)
MAJOR		0.075 ** (2.32)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审计师固定效应	YES	YES
N	22640	22640
Pseudo R ²	0.207	0.215

注:括号内为 t 值;***表示 1% 水平上显著;**表示 5% 水平上显著;*表示 10% 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6 声誉效应:客户重要性与审计客户流失情况

VARIABLES	(1)	(2)	(3)	(4)
	低重要性客户 ADJUST	高重要性客户 ADJUST	客户未流失组 ADJUST	客户流失组 ADJUST
$treat \times post$	0.109 ** (2.22)	0.284 *** (3.80)	0.110 * (1.95)	0.206 *** (3.4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审计师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11512	5237	8596	8153
Pseudo R ²	0.196	0.252	0.218	0.207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0.176 **		-0.097 *

缺陷并规范行为,从而促进审计经验与知识的积累,使得他们在后续审计工作中能够进行更加公正的评估和必要的审计调整。从行业知识迁移的角度来看,同行业的客户具有类似的业务与风险,这意味着当审计客户与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客户为相同行业时,审计师可以迁移并运用该行业的专业经验知识^[38],这种知识迁移增强了审计师识别潜在错报风险的能力,进而对其审计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预期,具有行业专长、能够实现同行业知识迁移的审计师在后续审计中进行审计调整的可能性更高。

实证设计上,参考刘文军等^[39],本文将审计师的行业专长定义为审计师当年在某一行业中所有审计客户的营业收入总额占整个行业的比例(*MSR*),审计师是否具有行业专长则根据样本 *MSR* 的年度均值划分,然后进行分组回归。同行业的知识迁移则通过将 *treat* = 1 的样本根据审计师当前审计客户与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时的审计客户是否为相同行业进行分组回归。表 7 的第(1)列、第(2)列报告了根据行业专长分组的回归结果,第(3)列、第(4)列报告了根据是否存在同行业知识迁移的分组回归结果。第(1)列、第(2)列 *treat* × *post* 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138 和 0.184,均在 1% 水平上显著,组间系数差异显著;第(4)列 *treat* × *post* 的估计系数为 0.189,在 1% 水平上显著。表 7 的结果表明,当审计师具有行业专长、存在同行业知识迁移时,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将使其在未来的审计中进行审计调整的可能性更大。由此可见,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可以通过学习效应使审计师积累专业知识与审计经验,进而运用于审计师未来的审计过程中,提高其进行审计调整的可能性,符合本文的预期。

(四)进一步研究

1. 审计调整的方向与幅度

本文参照 Deng 等^[19],根据审计调整方向以及审计调整幅度构建了新的变量,进而对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与审计调整的关系做进一步分析。具体而言:(1)负向审计调整虚拟变量(*ADJ_DN*),若审计师向下调整利润,则 *ADJ_DN* = 1,否则 *ADJ_DN* = 0;(2)正向审计调整虚拟变量(*ADJ_UP*),若审计师向上调整利润,则 *ADJ_UP* = 1,否则 *ADJ_UP* = 0;(3)审计调整幅度(*ADJsize*),等于审计调整额的绝对值加一的自然对数;(4)负向审计调整幅度(*ADJsize_DN*),若审计师向下调整利润,该指标等于审计调整幅度,否则为 0;(5)正向审计调整幅度(*ADJsize_UP*),若审计师向上调整利润,该指标等于审计调整幅度,否则为 0。

表 8 报告了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和审计调整方向与幅度之间关系的实证结果。第(1)列和第(2)列中,*treat* × *post* 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075、0.098,均在 5% 的水平上显著;第(3)列 *treat* × *post* 的系数为 0.467,在 1% 的水平上显著;第(4)列和第(5)列 *treat* × *post* 的系数分别为 0.235、0.232,均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表 8 的结果表明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会使审计师在未来的审计过程中进行更大的负向与正向审计调整幅度,表明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使得审计师在后续审计过程中保持着更高程度的专业怀疑,体现在审计师对客户的“利润虚构”与“洗大澡”行为都持怀疑态度^[20],所以经历过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比其他审计师有更多的负向与正向的审计调整幅度。

2. 审计师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为进一步验证审计师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后其审计质量是否改善,本文以审计师是否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作为审计质量的度量指标。实证设计上,本文将模型(1)中的因变量替换为审计意见的虚拟变量(*MAO*),其中,当审计师当年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时,*MAO* 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表 7 学习效应:行业专长与同行业知识迁移

VARIABLES	(1)	(2)	(1)	(2)
	不具有行业专长	具有行业专长	不存在同行业知识迁移	存在同行业知识迁移
	ADJUST	ADJUST	ADJUST	ADJUST
<i>treat</i> × <i>post</i>	0.138 *** (2.90)	0.184 *** (2.96)	0.098 (1.57)	0.189 *** (3.49)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审计师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14432	8208	6617	10132
Pseudo R ²	0.202	0.253	0.213	0.216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0.046 *		—

表 8 进一步研究: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与审计调整方向幅度的影响

VARIABLES	(1)	(2)	(3)	(4)	(5)
	ADJ_DN	ADJ_UP	ADJsize	ADJsize_DN	ADJsize_UP
<i>treat</i> × <i>post</i>	0.075 ** (2.21)	0.098 ** (2.42)	0.467 *** (4.50)	0.235 ** (2.08)	0.232 ** (2.57)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审计师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N	22640	22640	22640	22640	22640
Pseudo/Adj. R ²	0.108	0.053	0.233	0.124	0.047

表9 报告了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对审计意见影响的回归结果。 $treat \times post$ 的估计系数为 0.183, 在 10% 水平上显著。表 9 的结果表明, 在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之后, 审计师在未来的审计中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大, 进一步说明其审计质量的提升。

3. 多次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后续审计调整的变化

前文报告了本文研究样本中共涉及 5652 名审计师, 其中有 3219 名 (56.95%) 审计师经历过第二类重述错误, 832 名 (14.73%) 审计师至少经历过两次第二类重述错误。为了深入探究审计师在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后的审计调整行为变化, 本文对比了仅经历过一次此类错误的审计师与多次经历此类错误的审计师的审计调整行为。在实证研究设计中, 我们重新定义了模型(1)中的变量: 将 $treat$ 变量用以表示审计师是否至少经历过两次第二类重述错误, 是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 同时, 将 $post$ 变量用以表示审计时间是否位于审计师第二次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之后, 是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

表 10 展示了回归分析的结果。 $treat \times post$ 的估计系数为 0.192, 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 与仅经历过一次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相比, 多次经历此类错误的审计师在未来的审计工作中进行审计调整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进一步展现了审计师在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后对自身审计行为的调整与规范。

4. 被审计客户对于高质量审计需求的分析

已有研究发现, 受到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影响, 中西方审计市场对于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存在差异, 其中, 中国审计市场中被审计客户对于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较弱, 如国有企业更有可能聘请小型事务所的审计师^[40]。为了进一步探究当被审计客户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较弱时, 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对审计调整的影响, 本文根据被审计客户的产权性质 (SOE) 与会计师事务所是否为国内十大 (BIG10) 将样本进行分组, 以观察为国有企业提供审计服务的小型事务所审计师在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后其审计调整的变化。

表 11 报告了被审计客户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较弱时, 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与审计调整的回归结果。 $treat \times post$ 的估计系数为 0.134, 在 10% 水平上显著。表 11 的结果表明, 当被审计客户进行财务重述使得审计师的审计错误被发现时, 即使被审计客户对于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较弱, 审计师在后续审计中的审计行为仍将受到声誉动机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五) 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前文研究结论成立的基本假设是审计师在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前处理组与控制组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因此, 本文以审计师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年份作为基期, 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本文参考 Beck 等^[41]的做法, 对所有期数的回归系数和置信区间采取去除事前均值的方式, 以尽可能减少事前趋势的影响。本文将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在不同年份对审计调整的动态影响效应通过图形进行逐期直观呈现, 各期估计系数的变动特征如图 1 所示。图中结果显示 (10% 显著性水平上对应的置信区间), 在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之前, 核心估计系数均不显

表 9 进一步研究: 审计师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VARIABLES	(1) MAO
$treat \times post$	0.183 * (1.89)
Controls	YES
年度固定效应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审计师固定效应	YES
N	22640
Pseudo R ²	0.296

表 10 进一步研究: 多次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后续审计调整的变化

VARIABLES	(1) ADJUST
$treat \times post$	0.192 *** (3.06)
Controls	YES
年度固定效应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审计师固定效应	YES
N	16749
Pseudo R ²	0.210

表 11 进一步研究: 被审计客户对于高质量审计需求的分析

VARIABLES	SOE = 1 且 BIG10 = 0 ADJUST
$treat \times post$	0.134 * (1.79)
Controls	YES
年度固定效应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审计师固定效应	YES
N	6431
Pseudo R ²	0.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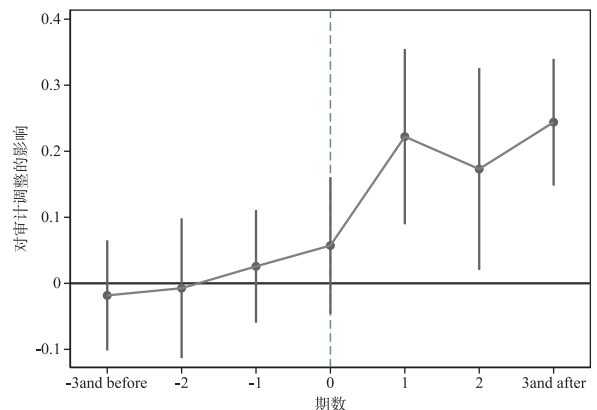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图

著异于 0,而在经历之后则均显著为正,这表明本文基本满足了平行趋势的前提条件。

(2) PSM 匹配

在实证研究设计中,为避免审计师其他个人特征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使用了 DID 的模型设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生性问题。为了进一步缓解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 PSM 样本匹配来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为缓解处理组与控制组间存在的系统性差异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后的双重差分方法,构造更具有可比性的对照组,检验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是否会影响到审计调整。本文将样本根据审计师特征变量学历 (*DEGREE*)、性别 (*MALE*)、专业 (*MAJOR*) 进行 1:1 近邻匹配。本文对于匹配后的样本,选用权重不为空的样本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表 12 第(1)列所示。PSM 匹配后, *treat × post* 的估计系数为 0.155,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构造更具有可比性的对照组后,本文的结论依旧成立。

表 12 内生性检验

VARIABLES	(1)	(2)	(3)
	ADJUST	ADJUST	ADJUST
<i>treat × post</i>	0.155 *** (4.18)	-0.021 (-0.49)	
<i>post</i>			0.157 *** (3.92)
<i>Controls</i>	YES	YES	YES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审计师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	22498	22640	16749
Pseudo R ²	0.215	0.214	0.210

(3) 安慰剂测试

为了进一步排除审计师的其他特征导致目前结果的可能性,本文将审计师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的时间随机化进行安慰剂测试。如果审计师出具审计调整的变化是由审计师其他不可观测的因素导致的,那么改变审计师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的时间后,也可以观察到目前的结果。回归结果如表 12 第(2)列所示, *treat × post* 的估计系数为 -0.021 且不显著,表明本文所观察到的审计调整的变化是受到审计师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的影响。

(4) 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样本的回归结果

本文将对实验组样本进行内部比较,以观察有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的审计师样本中,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前后审计调整的差异,此时模型(1)中的关键自变量将变为 *post*。表 12 第(3)列为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样本的回归结果, *post* 的估计系数为 0.157,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经历过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的审计师在未来审计中进行审计调整的可能性更大,与基本回归结果一致。

2. OLS 模型回归

由于基本回归模型中关键自变量与因变量均为离散变量,因此本文在主回归中使用了 Logit 回归的方式,但为了避免 Logit 回归可能导致的样本损失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且 OLS 回归能够对有序分类变量能产生无偏和有效的结果^[42],本文使用了 OLS 回归进行了相关检验。未报告的结果表明,OLS 回归后, *treat × post* 的估计系数为 0.029,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经历过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在其后续的审计过程中更可能进行审计调整,本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我国特有的审计调整数据,研究了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对其未来审计行为的影响。本文以 2004—2018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发现,相较于未经历过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经历过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在后续的审计过程中进行审计调整的可能性更高。机制检验发现,当审计师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时的审计客户重要性越高、客户流失越多、具有行业专长以及存在同行业知识迁移时,审计师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对审计调整的影响越显著,表明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可以通过声誉效应与学习效应两个渠道影响审计调整。进一步研究发现,经历过第二类重述错误的审计师比其他审计师进行了更大的负向与正向审计调整幅度,并且审计质量更高;当审计师多次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时,其进行审计调整的可能性更大;当客户对于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较弱时,本文结论仍然成立。本文通过平行趋势检验、PSM 匹配、安慰剂测试等内生性检验后,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本研究首次采用实证方法探讨了审计师经历第二类重述错误对其审计调整行为的影响,这对于揭开影响审计质量的审计过程这一“黑匣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理论角度分析,本文将客户财务重述与审计师的审计意见相结合,明确了审计错误责任的归属,为研究审计师行为的变化提供了一个较为理想的研究背景。此外,

审计调整体现了审计师的审计怀疑,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受到客户公司层面因素的影响,从而更准确地衡量审计行为。这有助于明确审计师过往审计错误经历对其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一步完善了审计师行为分析的理论逻辑。从实践角度来看,本文对于深化审计监督和优化会计监督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证明了监管部门在识别可能未被审计师发现的财务报表问题中的关键作用,监管部门能够通过促使被审计公司对财务报表进行重述,推动审计师审计行为的规范和审计质量的提升。在当前深化审计监督和优化财会监督的背景下,监管部门在审计监督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监管部门应当通过加强监管人员的培训以及利用大数据技术创新来提高监管效率,从而推动审计监督全覆盖,增强审计监督的整体效能,优化财会监督路径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和可扩展之处。例如,本文集中探讨的是将第二类审计错误细化到客户重述与审计师审计意见层面的第二类重述错误经历,除此之外,第二类审计错误还有更多值得探究的研究情境;又如,将审计师出具的审计调整细化到具体的会计科目,以观察审计师在哪些科目上更可能进行审计调整,上述问题都值得未来进一步的探索。

参考文献:

- [1] Francis J R.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ing audit quality[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 2011, 30(2): 125 - 152.
- [2] Marquis C, Tiesik A. Imprinting: Toward a multilevel theory[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3, 7(1): 195 - 245.
- [3] Firth M, Mo P L, Wong R. Auditors' reporting conservatism after regulatory sanc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Research*, 2014, 13(2): 1 - 24.
- [4] 杨金凤,陈智,吴霞,等. 注册会计师惩戒的溢出效应研究——以与受罚签字注册会计师合作的密切关系为视角[J]. *会计研究*, 2018(8): 65 - 71.
- [5] Swanquist Q T, Whited R L. Do clients avoid "contaminated" offic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low-quality audi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5, 90(6): 2537 - 2570.
- [6] Mande V, Son M. Do financial restatements lead to auditor changes? [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 2013, 32(2): 119 - 145.
- [7] 王芳,王景东. 统计假设检验在审计抽样工作中的应用研究[J]. *审计研究*, 2010(5): 48 - 52.
- [8] 张复生. 抽样审计方式下的审计误差调整[J].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1(6): 89 - 92.
- [9] 黄世忠,叶钦华,徐珊. 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特征分析——基于2007—2018年6月期间的财务舞弊样本[J]. *财务与会计*, 2019(10): 24 - 28.
- [10] Xu Q, Kalelkar R. Consequences of going-concern opinion inaccuracy at the audit office level[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 2020, 39(3): 185 - 208.
- [11] Beneish M D, Vorst P. The cost of fraud prediction error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22, 97(6): 91 - 121.
- [12] Berglund N R. Do client bankruptcies preceded by clean audit opinions damage auditor reputation?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20, 37(3): 1914 - 1951.
- [13] Lennox C, Wu X, Zhang T. The effect of audit adjustments on earnings 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6, 61(2/3): 545 - 562.
- [14] Nelson M. A model and literature review of professional skepticism in auditing[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 2009, 28(2): 1 - 34.
- [15] Lennox C, Wang Z, Wu X. Earnings management, audit adjustments, and the financing of corporate acquisi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8, 65(1): 21 - 40.
- [16] Lennox C, Wu X. Mandatory internal control audits, audit adjustments,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22, 97(1): 341 - 364.
- [17] DeFond M, Zhang J. A review of archival auditing research[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4, 58(2/3): 275 - 326.
- [18] 黄世忠,叶钦华,徐珊,等. 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分析[J]. *财会月刊*, 2020(14): 153 - 160.
- [19] Deng Y, Hope O, Wang C, et al. Capital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auditors' accounting adjustments: Evidence from a quasi-experiment[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 2022, 49(1/2): 215 - 248.
- [20] He X, Kothari S P, Xiao T, et al. Long - term impact of economic conditions on auditors' judgment[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8, 93(6): 203 - 229.
- [21] 李伟,张敏,韩晓梅. 股价崩盘风险与审计调整[J]. *审计研究*, 2020(6): 106 - 113.
- [22] Berglund N R, Eshleman J D, Guo P. Auditor size and going concern reporting[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 2018, 37(2): 1 - 25.
- [23] Carson E, Fargher N L, Geiger M A, et al. Audit reporting for going-concern uncertainty: A research synthesis[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 2013, 32(Supplement 1): 353 - 384.
- [24] Austin A, Carpenter T D, Christ M H, et al. The data analytics journey: Interactions among auditors, managers, regulation and technology[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21, 38(3): 1888 - 1924.
- [25] Ma Z, Novoselov K E, Wu L, et al. Changes in auditor-client engagements after the auditor is penalized[R]. Working Paper. 2023.

- [26] Shen H, Wu H, Wu X, et al. Once bitten, twice shy: The effect of experiencing a client with an environmental accident on audit effort[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 2021, 40(4): 149 - 170.
- [27] Guo F, Lisic L L, Pittman J A, et al. 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 The long - term impact of Arthur Andersen's demise on partners' audit quality[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22, 39(3): 1986 - 2022.
- [28] 徐艳萍, 王琨. 审计师联结与财务报表重述的传染效应研究[J]. *审计研究*, 2015(4): 97 - 104 + 112.
- [29] Li L, Qi B, Tian G, et al. The contagion effect of low-quality audits at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auditor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7, 92(1): 137 - 163.
- [30] Maksymov E M, Peecher M, Sutherland A, et al. Audit partners' role in material misstatement resolution; Survey and interview evidence[R]. Working Paper. 2023.
- [31] DeFond M L, Raghunandan K, Subramanyam K R. Do non-audit service fees impair auditor independence? Evidence from going-concern audit opinion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2, 40(4): 1247 - 1274.
- [32] Reynolds J K, Francis J R. Does size matter? The influence of large clients on office-level auditor reporting decision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0, 30(3): 375 - 400.
- [33] Chaney P K, Philipich K L. Shredded reputation; The cost of audit failur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2, 40(4): 1221 - 1245.
- [34] DeAngelo L E. Auditor size and audit qual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1, 3(3): 183 - 199.
- [35] Aghion P, Bolton P, Harris C, et al. Optimal learning by experimentation[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1, 8(4): 621 - 654.
- [36] Griffith E E, Hammersley J S, Kadous K, et al. Auditor mindsets and audits of complex estimate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5, 53(1): 49 - 77.
- [37] 周楷唐, 李英, 吴联生. 行业专长与审计生产效率[J]. *会计研究*, 2020(9): 105 - 119.
- [38] Cahan S, Che L, Knechel W, et al. Do audit teams affect audit production and quality? Evidence from audit teams' industry knowledge[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22, 39(4): 2657 - 2695.
- [39] 刘文军, 米莉, 傅惊轩. 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来自财务舞弊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10(1): 47 - 54.
- [40] Wang Q, Wong T J, Xia L. State ownership,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auditor choice: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8, 46(1): 112 - 134.
- [41] Beck T, Levine R, Levkov A.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0, 65(5): 1637 - 1667.
- [42] Riedl M, Geishecker I. Keep it simple; Estimation strategies for ordered response models with fixed effects[J].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2014, 41(11): 2358 - 2374.

[责任编辑: 刘 茜]

The Effect of Auditors' Type II Restatement Error Experience on Audit Adjustments

ZHOU Kaitang, TANG Yiy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tilizes the unique audit adjustment data in China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auditors' experience with Type II restatement errors (where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which the auditor issued a standard unqualified opinion, are subsequently restated) on audit adjustments. Empirical findings show that compared to auditors who have not experienced Type II restatement errors, those who have are more likely to make audit adjustments in subsequent audits. The mechanism test indicates that when the auditor experiences Type II restatement errors, the higher the importance of their audit clients, the more clients loss, the more industry expertise they possess and the more industry knowledge transfer, the more significant influence the auditor's Type II restatement error experience has on audit adjustments, indicating that such error experience can affect audit adjustments through the reputational effect and learning effect channels. Further research suggests that auditors who have undergone the Type II restatement errors make larger negative and positive audit adjustment magnitudes than other auditors and have higher audit quality; when auditors experience such errors multiple tim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ir making audit adjustments is greater; and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still holds when the clients' demand for high-quality audits is weak.

Key Words: Type II restatement error ; audit adjustment ; auditor behavior ; audit quality; reputation effect ; learning effect